

貴天馬

黎一都 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2750

馬 天 貴

黎 靜 著

溫勇雄插圖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

*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中國人民大學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1/32 8 1/8 印張 4 插頁 60,000 字
1956年5月北京第1版 195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65,000

統一書號：10009·20

定價(6)三角二分

馬 天 貴

黎 靜 著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这部中篇小说的内容是描写一个志愿军空军飞行员，如何在党的培养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在战斗中逐步成长起来。

小说中的主人公马天贵，是一个刚从航空学校毕业的十九岁的青年，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他要求参加了志愿军空军部队，他热情、勇敢，但是他没有空战的经验，后来慢慢地在大队长和师首长的帮助教育下，成了一个英勇善战的空军战士。作者通过各方面的生活描写和生动的空战故事，刻画了一个可爱的青年飞行员的形象和他可贵的品质，表现了志愿军空军战士们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以及他们英勇、机智的胜利美国空中强盗的事迹。

黎明，一列載滿客人的特別快列車，從祖國的首都——北京，出發了。

零八號車廂里透亮的小窗前，坐着一位臉上還帶有一股孩子氣的年輕軍人，從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看來，活像個久在森林里生活的神槍手，再看看他那沉靜的臉色和微微向下垂的嘴角，又像個滿有戰鬥經驗的偵察兵。

這位年輕的志願軍人名叫馬天貴，今年剛滿十九歲，才從航空學校畢業出來，經過他自己的請求，上級已批准他參加了中國人民志願軍空軍部隊，現在他踏上了開往安東的列車，要奔赴戰場了。

列車飛馳着。馬天貴兩眼看着窗外，春天的原野上，麥苗綠了，山變青了，楊柳吐出了綠芽，河塘上飄浮着白鴨，春風中，就連火車頭上噴出的灰煙也顯得非常柔和。看着窗外的景色，馬天貴心里感到有說不出來的幸福，愉快，嗓子眼里就有點癢癢，一高興就低聲地唱了起來：

紅色的飛行員們
前進，再前進

CAB34/4

勇敢的飛向前方
保衛祖國邊疆
像飛天的銀燕
鑽上雲層見太陽
越過海洋守國防
擦亮眼睛
搜尋四方
只要發現敵機
就叫它有來無去
一掃光……

馬天貴樂得眼睛合成一道縫，就像已經坐進了座艙單等着起飛的信弓一樣。這陣子，他深深感到一個新戰士受到人民信任的崇高幸福。他想到自己就要飛上天去和美帝國主義的飛機作戰，心里高興得像開了一朵花。可他馬上又想到要是萬一到了部隊里，首長們不批准他立刻參戰又怎麼辦呢？這確使馬天貴有點發愁……

馬天貴暗里打着如意算盤，心想也許不碍事，只要把全部證件、畢業成績表，全拿給首長一看，保險叫首長們滿意，一定會說：

“咳！原來這樣，好吧，明天就飛。”馬天貴得意地想着，也許是他高興的緣故，忽然從車廂的掛鈎上，取下他的手提包，從里边拿出一個小包裏來，包裹是用一塊淡黃色的綢子包着的。他打開包裹，在一疊折得有楞有角的本子和紙張里翻着，

一会拿起一个本子，看一看，笑一笑，又放下，一会又拿起一張學習成績表格和畢業鑑定，看一看，笑一笑，又放下。可以看出來，馬天貴這陣子心眼里比吃了砂糖還甜哩。

馬天貴十三歲參軍，開始在一個連隊里當通訊員，那時，人們都把他叫小鬼，馬天貴對這個小鬼的字眼很不滿意，所以每當有人叫他小鬼時，他總是鼓着小臉說：“地有名，人有姓，為什麼叫我小鬼？”說也奇怪，雖然馬天貴為了這事，常常板着臉把同志們“訓一頓”，可是人們在這種場合下，只是哈哈的一笑了事。過後還是照樣叫他小鬼長，小鬼短。

為了這事，馬天貴還正式向指導員提過“抗議”哩。滿希望指導員下道命令，禁止大家叫他小鬼，沒想到，指導員卻格格地大笑起來，也是小鬼長，小鬼短，只到最後才憋住笑聲說：

“小鬼呀！同志們叫你一聲小鬼，沒有什麼惡意，事實上，你在咱連里就是最小的一个么，同志們叫你小鬼是表示親近的意思。”

從此，馬天貴也就不忌諱小鬼這個稱呼了。

馬天貴在連里最喜歡連長，同時，也最“怕”連長，因為連長對馬天貴抓的緊，要求嚴，雖然平時也常常逗逗馬天貴，可一碰到工作、學習，只要馬天貴有一點漏洞，連長都得砸破砂鍋問到底，直到馬天貴認識了錯誤才放他過去。日子長了，馬天貴除了不“歡迎”連長那種對事“過嚴”，批評“過多”的做法外，馬天貴也更加深了和連長的感情，因為他確實看見連長身

上有好多優點，都是他應該學習的，譬如連長的工作認真，打仗勇敢，堅決服從命令，關懷同志，但給馬天貴印象最深的是連長的學習，在戰爭環境中，堅持學習實在不是一件容易事啊！可張連長呢，一直沒有放下過，每天堅持學三個生字，有幾次文化教員都睡了覺，連長做完工作，仍然找到教員，叫他把明天的生字寫出來。有一次，連里召開排以上幹部會議，馬天貴給連長去倒水的時候，正赶上連長在自我檢討。連長說：“……還有一個缺點，我的學習堅持得不好，在荔北戰役中，我有三天沒有學生字，過後也沒有主動地向教員說明理由，重新補課，這是一種對黨的事業不負責任的做法，……”馬天貴心想：連長為什麼把這麼個小事看得那麼重呢？晚上，連長和指導員到營部開會去了，馬天貴一個人在屋子裡坐着，眼睛看着麻油燈的燈花在跳舞。

“……三天沒有學生字，……這是一種對黨的事業不負責任的做法……”馬天貴真是有點想不通，論工作，連長是數一數二的好幹部，論打仗，連長從來都沒有一點馬虎，光連長的一條腿上就有四處負過傷，怎麼能說對黨的事業不負責任呢？是不是連長有意把小事說成大事呢？不！連長不是那號人，可到底為什麼呢？馬天貴一時解不開這個悶疙瘩。

第二天行軍的路上，連長從掛包里掏出一雙又短又粗的黑筷子來。把馬天貴叫到自己身邊，低聲地說：“小馬，我送你一件禮物，”說着，把一雙短筷子遞給馬天貴，馬天貴更糊塗了，連長嚴肅而又親切地說：

“這雙筷子跟我在一起已經有七個年頭了，我一直沒有舍

得丟掉它，是一個老首長送給我的。”說到这里，連長的眉頭皺了起來，像有什麼東西猛然刺痛了他一樣。

“一九四二年，在粉碎敵人的冬季掃蕩戰役中，趙政委負了重傷，當時我給他當警衛員，他對我說：‘小張，不要難過，革命總是要流血的，你還年青，革命的道路寬廣的像汪洋大海，就要靠你們這些年青人去蹣出一條真正通向光明、幸福的大路來，……我的傷很重，再加上身體本來就不好，怕一時養不好，你不要跟着我到醫院去，前方需要你，你就留在部隊里，有意見嗎？’我當時不知道怎麼說才好，心裡很難過，可我知道政委的性格，當他決定了一件事情以後，他是不喜歡下級討價還價的，我只是低著頭，沒有說話。政委叫我把掛包遞給他，他從里边拿出來這雙筷子，對我說：‘送給你做個紀念吧，這是我在長征時學習文化用的，你拿去用吧！戰爭環境缺少紙筆，有空時，用它在地上寫寫也能解決問題。’我接過筷子來，手有點發抖，原來政委在長征的艱苦環境里還堅持了學習。他又說：‘小張，你看出來了沒有，鬧革命就像我們小時候看的萬花筒一樣，一轉眼就變一個樣，一天向前走一步，將來咱們的軍隊要成什麼樣子？你說，小張，你想過嗎？’我回答說：‘咱們的軍隊要變成像蘇聯的紅軍那樣，有飛機，有大炮，’政委笑瞇瞇地又說：‘你說得對，咱們的軍隊要變成最有教養的、最正規的現代化的軍隊，要建立現代化的軍隊，沒有文化是不行的，只有獲得了文化知識，我們才能建設成一支強大的、正規化現代化的軍隊，當然目前還沒有這個條件，可是作為一個革命軍人，就得很快做好準備工作，先把自己的文化提高，準備去迎接黨

交給我們的新的任务，……’就是在那天晚上，我離開了政委。也是從那時起，我開始用政委送給我的筷子學開了文化。冬季掃蕩結束後，我才聽說政委死在醫院里了。”張連長沉靜而吃力地講完了這雙筷子的來歷。馬天貴明白了，連長為什麼把學文化看得那樣重，要求得那樣嚴。

“現在你還看不出來，全國的大城市都已經解放了，革命就要走進一個新的階段，要是我們不加油學啊，非掉隊不行，連正規化現代化的邊都沾不上，你說對嗎？”“對！”馬天貴有力地回答。他現在才深深感到，學文化和正規化現代化是一絲都不能分開的，他暗暗說：學習是為了革命的偉大事業，誰要是不重視自己的學習，誰就是對革命事業的不負責任。因為這是黨交給我們的任务。

馬天貴悄悄地把那雙筷子裝到自己的掛包里去。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正是部隊圍攻蘭州的敵人主要陣地營盤嶺的最后一天，踞守在營盤嶺上的敵人，火力非常強大，工事也很堅固，一連攻了四天，也沒有把敵人攻垮，馬天貴所在的連是突擊隊，爬在一個山包上，四天來沒有挪窩，同志們氣得只出長氣，那天黃昏，團長和政委，還有營長，一齊摸上山來，了解了一下敵人的情況，最后團長向連長說：

“明天拂曉，部隊能不能進城，就全看今晚上這一仗了，再拖在這，可不像話啦。背後有成千成萬只眼睛在看着你們，司令員已經來過三次電話了。從整個情況看來，你們連主攻的這陣地是整個戰役的關鍵，上去上不去，全看你們這百十號人了。”張連長馬上回答：

“請首長相信我們，一定完成任务。”馬天貴听到連長的回答，覺到連長就是干巴利索，倒是人家从槍林彈雨里幹出來的，就是不同，小心眼里非常敬佩他的連長。

敌人的火力太猛，一排沒有冲上去，叫敌人堵在半山腰上，騎在老虎背上，上又上不去，下又下不來，急得連長直咬牙。馬天貴看見連長那股憤勁，恨不得自己一下冲到敌人的碉堡口，給他一个鉄馒头吃，好替連長出出这口悶气。就在这時，頭頂上突然發出“嘶”的一声，馬天貴猛一驚，知道是敌人打過來的炮彈，二話沒說，跑过去，一把把連長推倒，自己就爬在連長的身上，連長不知道馬天貴在做什么，还一个勁的發火哩：“馬天貴，快放手，是什麼時候，你还……”連長的話還沒說完，就聽見在馬天貴的背後，轟的一声，彈片帶着嘶嘶的吼聲在天空飛揚，土疙瘩像冰雹一塊塊落在馬天貴的身上，身上火辣辣的疼痛。耳朵里一个勁的瞎嗡嗡。接着又是一声爆炸，敌人一連打過來三十多發炮彈，黃土把馬天貴和他的連長埋沒了。

敌人重迫擊炮停止射擊后，陣地上又是一陣沉靜，馬天貴从暈迷中甦醒過來，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腦瓜和脖子，沒有一处負傷，才放了心。就一骨碌从地上跳起來，用手把連長身上的土扒開，連長利地一下站起來，用感激的眼光看着馬天貴，好像在向他說：“小家伙鍛鍊得還不坏。”

營部通訊班長向張連長跑來，累得他上氣不接下氣，一个勁直喘：

“連——長，——營長——命令你，立即出擊，發起二次冲

鋒，趕天亮一定拿下營盤嶺。”連長向通訊班長說：“轉告營長，二連保證完成任務，二次沖鋒由我親自帶領，營里有什麼命令，請直接找我們指導員好了，他的位置在第二梯隊。”通訊班長剛一轉身，就被連長叫住了。

“我的話記清了？複誦一遍。”連長像有點不相信他，通訊班長一個字一個字地把連長的話複誦了一遍，連長才笑咧咧地說：

“回去吧，注意隱蔽。”

“是，注意隱蔽。”通訊班長一轉身就不見影了。

連長習慣地緊了緊腰間的寬皮帶，這就是說，要沖鋒了。他把三保險的大機頭往起一搬，把槍套往皮帶上一掖，向二排喊道：“二排跟我上！”說完，就向敵人的主力碉堡沖去，二排長帶着部隊分成扇面形隊形，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沖上去，在半山腰上的一排，這時也發起了攻擊，一面鮮紅的大旗在半山腰上呼呼地飄着。敵人的火力網也開始吼叫。

部隊剛沖到一排的跟前，又叫敵人壓住了，因為前邊是一片平坡，目標大，敵人用了三挺重機槍封鎖了這片平坡。子彈像炒黃豆一樣，在馬天貴的身邊直跳，連長沉着臉，死盯住敵人的一號碉堡，半天沒有說話，不知道有多少憋氣呢？馬天貴也惱火起來，心里說：“叫你小子不學乖，過一會兒給你一下，叫你嘗嘗味道。”就在这个時候，我們的炮兵大吼起來，炮彈在敵人的陣地開了花。

“四班，跟我上！”

連長第二次從地上跳起來，從一排長手里奪過紅旗，一個

箭步，就跳出去六七尺远，同志們一見連長冲上去了，就一片殺聲，也冲上去，馬天貴忘了一切，一步不離地跟着連長。剎時滿山遍野的炮聲、殺聲，壓住了敵人，眼看連長就要冲到敵人的碉堡跟前了，只差那麼一點路，突然，連長倒下啦，再沒有動靜，那面紅旗也輕輕地傾斜下去。馬天貴跑過去一看，連長已經犧牲了，急得他兩眼直冒火星，豆大的淚珠从馬天貴的眼角上掉下來，馬天貴這時也顧不上照看連長，就从連長手里拿過紅旗，向同志們喊道：

“為連長報仇，同志們冲啊！”几十把刺刀一齐冲向敵人。馬天貴第一個跳上敵人的一号碉堡，把鋼鉄第二連的紅旗插在營盤嶺的最高峯。血紅的太陽剛剛从東方爬上來，照耀着馬天貴手里的紅旗，紅旗在營盤嶺上驕傲地飄揚。

戰后，馬天貴被評為二等功臣，也就是从那天起，馬天貴覺着自己成了大人啦，張連長身上的很多優點不知不覺地變成了馬天貴身上的力量和行動的指南。在馬天貴看來，張連長沒有死，他的精神將要永遠活在戰士們的心里……

忽然，氣笛响了，列車慢慢地停止了，馬天貴提起手提包走下車來。

2

馬天貴滿以為一到部隊就可以立即飛上天去，參加戰鬥，頭一仗就打下一架敵機來，來一個“一鳴驚人”。誰知道一到那里，反到碰了個小小的釘子，一肚子的希望化成了泡影。

事情是这样的：馬天貴到部隊的第二天，師長批准他放一次單飛，並且指定張中隊長負責檢查他的地面准备工作，師長親自擔任了塔台的指揮。臨飛前，師長听了張中隊長的報告，說：“飛機良好，可以起飛。”師長又問馬天貴还有什么問題，馬天貴一口答道：“準備完畢，請求起飛。”師長說：“飛行員在空中的動作是由哪几部分組成的？”馬天貴毫不考慮地說：“注意目測和儀表，手和腳密切配合，動作要快。”師長皺了皺眉頭，對馬天貴的回答表示不太滿意，過了一会，師長說：“飛行員到了空中，他的一切動作的基礎，必須要遵守紀律，服從命令，按規章辦事，確實做到：決心、眼睛、手和腳化為一體，就是說：決心要果斷，眼睛要敏銳，手和腳要有機的配合，而且要冷靜沉着，這樣，你才能完成你在空中的任何一個小動作。因為這是一種嚴密的科學，剛才你的回答不系統，今後要注意，”師長看了看手表又說：“你現在可以起飛了。”

馬天貴按照指揮員的命令在指定的空域飛翔着。一道道積雪的山峯、江河、田野、房屋和樹林從機翼下閃過去。馬天貴穩穩地駕駛着飛機做着指揮員規定的課目，飛機服從着馬天貴的指揮，一時向東，一時向西，馬天貴深深覺得自己現在才真正成為一個紅色的飛行員了。想到這，在馬天貴的腦子里突然閃過一個好奇的念頭——做幾個特技動作給師長露一手。他卻忽略了空中紀律，也沒有向指揮員請示，他就把機頭往右一壓，飛機來了個急速小轉彎，接着又來了一個。馬天貴悄悄地笑了，頭腦有點發熱，被一種興奮的心情驅使着，左手加大油門，右手緊握操縱桿，把飛機改平，他猛然用力把桿往

怀里一拉，飛機像發了狂的獅子般仰着头直向高空飛去，六千，七千，九千，一萬……。馬天貴看見高度已經够高了，就咬住牙把機頭往下一推，飛機像流星一樣猛地向低空射來，氣流壓得他的心口一個勁地收縮，整個大地就像一片彩色的云層一樣迎面扑來，就在這時，指揮員傳來了命令：“○五號注意，命令你返航。”馬天貴這才想到他犯了紀律，急忙拉住桿往上猛拉，可是桿像收不住韁的烈馬一樣，還是一個勁地往下截。馬天貴急了，額頭滲出汗來，心口憋得隱隱作痛，第二次用雙手把桿猛往回拉，飛機才慢慢地向上抬頭，馬天貴的心還在咚咚地跳着。因為他知道他違犯了空中紀律。

馬天貴按照指揮員的命令返航了，當他飛過導航台時，指揮員警告他：“注意坡度，收小油門。”可是馬天貴已經來不及做這些動作了，因為他的飛機已經向跑道上降落下來。師長一見馬天貴沒有飛到第三轉彎就向跑道降落下來，飛機的速度大，目測偏，就立刻命令馬天貴複飛，馬天貴的飛機從跑道上空閃電似的飛了過去。

馬天貴着陸了。他沒精打采地向塔台走去。

師長嚴肅地站在指揮車上，左手拿着一支紅藍鉛筆，兩眼一動不動地看着馬天貴，馬天貴悄悄地低下頭去。

“不像話，才出了航校幾天，翅膀硬了？你還要不要紀律，你眼睛里有沒有組織？”師長顯然氣壞了，馬天貴一直沒敢抬起頭來。“同志，這是軍隊，不是小孩們做遊戲，命令你今天停飛，好好從思想上作檢查，我們部隊里不需要不守紀律的飛行員。”

馬天貴向師長敬了禮，提著飛行帽向飛行員休息室慢步走去，臉上沒有一點活潑勁，看樣子也很难過……

今天，馬天貴又沒有飛好，動作太粗，目測還是偏差大，組織上還是那條結論性的意見——繼續帶飛。

窗外一片漆黑，無數的星星眨眨閃閃，馬天貴躺在床上睡不着，嘴里數著一，二，三，四……。可是腦子又想到天上去，隨後，他又想起才來到部隊的那天情景：當時，部隊正開午飯，辦公室里只有秘書一個人在趕抄一份重要文件，等著向上級機關送哩。馬天貴來到首長辦公室門口，習慣地整了整衣服，挺起胸，在門外喊了聲：“報告”，可是里边沒人回答，他又提高了點聲音喊了一聲，屋子里還是悄悄的。他以為里边一定沒有人，就推開門，往里一看，一下引起馬天貴的火來，心里說：“明明有人，報告了半天都不理睬，首長的架子真大啊！”就馬上退出門來，放大嗓門，叫了一聲“報一告”。把正在專心工作的秘書吓了一跳，趕忙迎上門去。

“同志請進來。”

“我叫馬天貴，是分配到這兒工作的。”秘書一听是分配到這兒工作的，就請馬天貴坐下，告訴他首長們去吃午飯了，一會就來，然后又去抄寫文件了。馬天貴顯然有點不高興。

一會兒，從門外進來了一位首長，馬天貴向首長敬了禮說：

“報告首長，我叫馬天貴，是到這來工作的，”說完，就把他的介紹信、證件遞給首長。

“好啊，我們歡迎你，才從祖國來？”師長問。

“是的，十一點二十五分下車的，”馬天貴答道。

“路上走了幾天，三天？”師長自問自答地說。接着又問：
“祖國變了吧？”

“變啦，到處都在進行建設，去年走過的地方，今年再去就不認識了。”

師長听了馬天貴这几句答話，心里感到：“這小伙子身體壯實，答話爽快，好像炮筒一樣，”就一邊翻看馬天貴的材料，一邊順口又問：

“小伙子，翅膀硬了沒有，飛了多少？”

“硬啦，按正規化訓練標準飛的。”

“搯過槍嗎？什麼學校畢業？”

“在西北第一野戰軍‘鋼鐵第二連’當過通訊員，沒有唸過書，現有的三星半點文化水平，是在部隊里現學的。”

師長仍在翻閱着馬天貴的材料，好像要在這一堆紙里非找出馬天貴能不能馬上起飛的証據似的。這時，馬天貴才邁上前一步，把手里的成績表送到首長的面前。

師長接住馬天貴的成績表說：“怎麼！你還想打埋伏？”馬天貴沒有吭氣。師長接着仔細地看着成績表，見上邊滿是四分，五分，就說：“好啊，成績不壞啊，就憑這一點，你也有資格參加抗美援朝的鬥爭，”說完，走到窗前，用手推開窗扇，轉過頭向馬天貴點了點，馬天貴立刻走近了窗台。

“你說，現在能見度有多少？”師長問道。

“二十五公里！”